

不争镜头。在《郎心如铁》中她宁愿让查尔斯·鲍育挂头牌；在《化身博士》中她不驾轻就熟演那可爱的未婚妻角色而扮演那个次要的酒吧女郎；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她不演那个俄国公主而宁愿扮演那个只有一场戏的女传教士。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创造新的角色；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她必须扮演她所理解的人物。她认为，她是一个演员，她应当创造与表演世界上多种类型的角色。她认为，她不能扮演那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角色；对她说来，表演要发自内心，出自本能的反应，出自内在的理解、共鸣、认同和信念。她决心不止是要成为一个好演员或是胜任的演员，而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这不是自高自大，而是要勇攀高峰、至死方休，平平常常她是不干的。

这就是英格丽·褒曼，她的一生就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影剧表演艺术的一生，她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世界表演艺术事业的这一时代的水平。

世界艺坛对她的表演艺术特色的评价是：“真实、自然而又富于幻想。”是的，真实、自然而又富于幻想！

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所限，在翻译工作中出现各种缺点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读者。

译 者



斯宾塞·屈赛
送她的生日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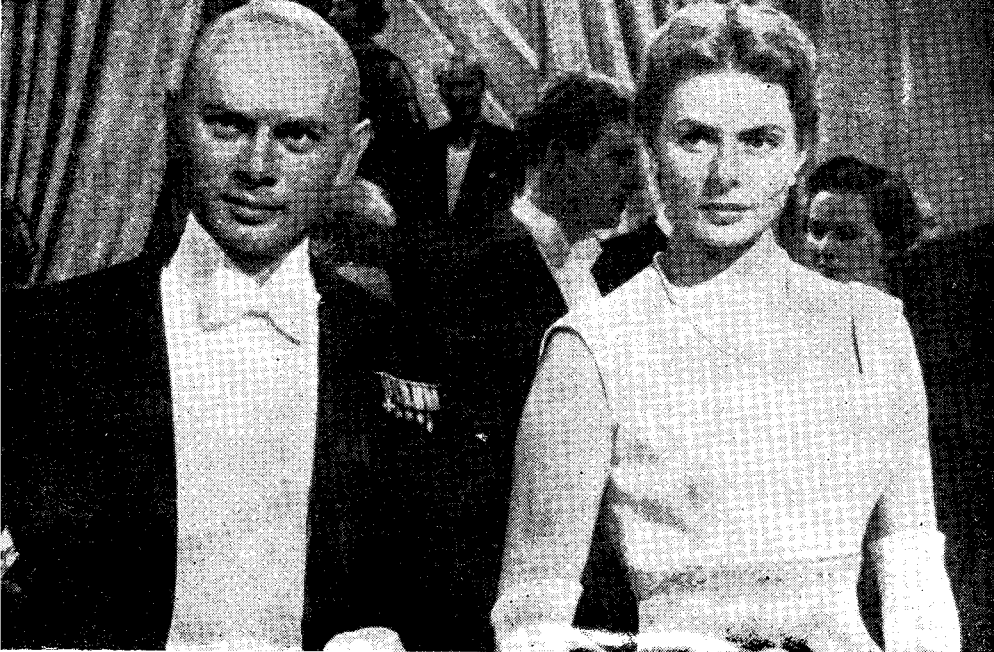
与查尔斯·鲍育
在《郎心如铁》中



在《卡萨布兰卡》中

英格丽·褒曼和“阿尔文团”





与尤尔·伯连纳
在《真假公主》中



在《布拉斯邦德
队长的转变》中

我的故事

—— 英格丽·褒曼自述

〔瑞典〕英格丽·褒曼 著
〔美〕艾伦·伯吉斯

刘安义 吴忠民 译

胡思旅 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英格丽·褒曼

附 言

我在电话里拒绝了约我写回忆录的建议，三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的儿子罗伯托忧虑重重地看了我一眼。“妈妈，”他说，“在你去世之后，人们对你的一生，可以根据报刊上的花絮，流言蜚语和一些访问记，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些你考虑过没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出来为你说话了，因为我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希望你还是把回忆录写出来。”

这几句话使我考虑良久。亲爱的孩子们——庇亚、罗伯托、伊莎贝拉、英格丽德——我决定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

作者致谢

我们在这里对为本书收集材料而给予慷慨的帮助和合作的下列各位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庇亚、罗伯托(罗宾)、伊莎贝拉、伊索塔·英格丽德、拉尔斯·施密特、艾琳·塞尔兹尼克、凯·布朗、露丝·罗伯茨、莲娜·费莉、安·托德、大卫·利安、布利特·英格斯特罗姆、沃伦·汤马斯、马堤·史蒂文斯、马塞拉和费奥瑞拉·马里阿尼、弗兰科·罗塞利尼、费德里科·费里尼、厄科勒·格拉泽代、塞吉奥·阿密代、罗伯特·安德森、海伦·图伯斯、乔治·顾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迈克·弗兰可维奇、伯恩斯坦勋爵、乔·斯梯尔、格里菲思·詹姆斯、利芙·厄尔曼、英格玛·伯格曼、格兰和马里安娜·冯·埃森、科内尔·卡帕、丹尼·M·塞兹尼克、西蒙·B·伯克纳尔夫人、J·弗雷德·库茨、欧文·肖、弗雷德丽克·格斯特夫人、莎莉·温格尔、萨莉·伯契尔、埃里克·雷马克夫人和玛丽·海明威。我们也非常感激我们的编辑珍妮·F·伯恩科夫，感谢她不懈的帮助。

译者的话

本书是蜚声世界影坛的表演艺术家英格丽·褒曼于一九八〇年在各方敦促下写成的自传，并由艾伦·伯吉斯搜集了她的亲友们的叙述和当时报刊的报导与评论加以笺注，从而更加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是坦率而严肃的。英格丽·褒曼在书中既没有夸耀炫示自己的成就，也没有粉饰隐讳自己的缺点过失；她忠实地描述了一生的经历，坦率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英格丽·褒曼于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与同城出生的葛丽泰·嘉宝相差十岁。她两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十八岁考入瑞典皇家戏剧学院，十九岁进入影坛，迄今四十余年，共拍摄影片五十部。蜚声影坛的名片有《间奏曲》、《化身博士》、《北非谍影》（即《卡萨布兰卡》）、《战地钟声》、《郎心如铁》（即《煤气灯下》）、《圣玛丽亚钟声》、《圣女贞德》、《斯特隆波利岛》（即《火山边缘之恋》）、《真假公主》等，又于一九七八年以六十三岁高龄主演了《秋光奏鸣曲》而成为震撼影坛的艺术珍品。她曾以《郎心如铁》获得一九四四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真假公主》获得一九五六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得一九七四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一生获得三次奥斯卡金像奖是影坛上罕见的。

英格丽·褒曼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表演艺术事业。她的座右铭是：“工作，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片刻的闲暇在她都是受不了的事情。她说：“我不能忍受闲散的生活，我觉得人必须工作，必须有所成就。”即使在病中她都不曾停止过工作。她利用拍片的间歇还参加无数次的戏剧、广播剧、电视剧、清唱剧的演出。由于她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每一次演出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她从不满足于她已经取得的成就，她不断地努力学习。她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我现在还在学习，我热爱学习。”她除了学习表演艺术所必需的发声方法和形体动作等之外，她还学会了多种语言。她拍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的电影；她的《火刑柱上的圣女贞德》就是用四种语言在欧洲五个国家上演的。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要“向生活学习，生活永远在你的周围”。

她对表演艺术事业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她在拍摄影片之前和拍摄影片的过程中，从来不订任何类型的约会，也不订任何与拍摄工作无关的哪怕是一分钟的计划。她从不计较工作时间，她全心全意地投入拍摄工作。她反对以外貌的美丽和华丽的服装来哗众取宠。她力争扮演《女人的面孔》一片中容貌被损坏了的姑娘的丑陋形象，当时制片厂老板怕毁了他们的摇钱树而加以反对，她也在所不顾；对于服装即使不合适时，她也宁愿改一改、染一染而加以利用，不去为追求那华丽的服装而浪费经费。她不自抬身价，也不争一流明星专用的化妆室。她不要公司给她派来的高级轿车。她不挑剔摄影师，即使差一些，她也不让调换而与摄影师协同工作。她拍片从来不用替身，都是由她自己去试灯光以及干其他的一切。她不争名次，

开 场 白

她从电影院里走出来，进入了好莱坞拉塞纳加大道的凉飕飕的空气中。她觉得眼花缭乱了。她看着那色彩绚丽的霓虹灯和来往车辆的前灯，挽起彼得的手臂，拖着他走向电影院外的演出海报。她说：“彼得，我们一定要把导演的名字搞清楚。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能把这样的故事搬上银幕，他一定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

她迅速地扫视了一下那张海报，并且在最末一行找到了：罗塞利尼作曲。“全能的上帝啊，”她惊呼，“他甚至还谱曲！”

很少有人能够回顾过去并从中找到那带来彻底而根本变化的、一去不复返的一瞬间。然而只是由于一部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英格丽·褒曼的生活改变了，罗伯托·罗塞利尼的生活改变了，彼得·林德斯特罗姆医生的生活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也有了新的开端。

正如她所说的：

• • •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影片的现实主义和朴实是令人震惊的。影片里没有一个人看起来象演员，也没有一个人说起话来象演员。有的只是黑暗与阴影，有时候你听不见，而有的时候你甚至连看都看不见。但是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你并不是总能看得见和听得清的，可是你却知道有些难以理解的

事情正在进行着。那就象是有人把房子的墙壁移开了，使你能够一直看到里面去。而且还不止于此。你好象就在那里，参预着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为之而流泪、流血。

• • •

一九四八年那个春天的黄昏。英格丽·褒曼，由她的丈夫彼得·林德斯特罗姆医生陪伴着走进一家小电影院，那时她是世界上最受欢迎、最成功的女演员，并且也是所有女演员角逐最受欢迎的影坛女星头衔的有力劲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放映时间是八十九分钟，就是这八十九分钟摧毁她盛名的震动开始了，并且使她沿着公众逢迎奉承的陡坡滑下来，坠入了二十世纪的一件规模空前的丑闻之中。

她就座后十分钟，灯光开始暗下来，她那副容光焕发的面庞看起来有点儿惶惑。过了六十分钟，她前额正中的那条细小的担心的纹路变得深了一些。到了七十分钟，她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电影放完之后，她才明白她刚才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激动时刻。

她在一九三四年在故土瑞典时就开始了她的电影事业，而现在，十四年之后她到达了顶峰。过去三年中她的卖座率一直居于第一位；她赢得各种杂志举办的读者评选奖的回数多得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最近在《综艺》举办的对二百位从影二十五年以上的专业演员的全国性读者评选中，葛丽泰·嘉宝被评选为整个“默片时代”的最佳女演员，但却授予英格丽·褒曼以“有声片时代”的最佳女演员的称号，位于史宾塞·屈赛和葛丽泰·嘉宝两人之上。那时在好莱坞有一句流行的笑谈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一部影片里面居然没有英格丽·褒曼。”

对于那些控制和摆布着在阳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亚那块土地

上成千成万的人的生活的影业巨头说来，她的价值相当于诺克斯堡^①的很大一部分黄金储备，这当然使她本人具有某种“神圣”的色彩。

实际上，早在三年之前，英格丽就曾濒临过险境，那时她与平·克劳斯贝合作拍摄了一部《圣玛丽亚钟声》，她扮演修女本尼迪特，这位修女相信祈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神圣的身分却不为许多信奉天主教的愤怒的母亲们所欣赏，她们反而谴责英格丽，说她的这种表演影响了她们年轻的女儿，诱使她们去修道院过幽闭的生活。

英格丽明白她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跟她把海报上的“罗塞利尼作曲”看错了的错误并不相同。

• • •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伦佐·罗塞利尼，罗伯托的弟弟。我们回到家中，我就热烈地信口告诉每一个人说那部片子是如何了不起，罗伯托·罗塞利尼也必然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我想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可是人们对他毫无所知。在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外国影片在好莱坞根本得不到重视。这些影片只能在小型电影院里演给外国移民看；他们能懂得那种语言——他们用不着看字幕。当然这种影片是赚不到钱的。我逐渐开始相信这种看法：这个人只是制作了一部好影片，当然就不再听到他了。这很使人伤感，但事实就是如此。

几个月以后，我在纽约搞一个广播剧，因为我在结束一部影片之后，总是要设法离开好莱坞的。当你不在拍片时，人们老是不断地问一些相同的问题，“你在拍片吗？”“你最近的那

① 诺克斯堡在美国肯塔基州，美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备即贮存于此。——译者

部片子怎么样？”“卖座好吗？”“赚了多少钱？”因此我就躲到纽约去，经常在广播方面干点什么，得到的报酬就用来付旅馆费用和旅途费用，而且我还可以有机会去看看我所喜爱的舞台剧。当我正在百老汇大街上走着的时候，忽然间——忽然间——我在一家电影院外面又看见了罗塞利尼这个名字：是在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小电影院。一部名叫《同胞》的影片。我一个人进去了，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再次象被钉在座位上似的。

啊，原来他又拍摄了一部伟大的影片！居然会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我俯视整个影院，它几乎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拍了两部伟大的影片，但放映时影院里却空无一人。就在那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人要是有一个有名气的人出面给他拍电影，也许就会有人来看他的影片了。当然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他有安娜·马格娜尼，她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我还猜想她在欧洲颇有名气，但是她那时在美国名声并不大。我深切地感到这种影片就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不仅叫意大利人看，还应当叫全世界的人来看，于是我想到了要给他写封信。

等我回到旅馆以后，我开始感到不安起来，我想怎么可以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写信呢？我被认为是一个电影明星，这有关系吗？不，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我感到很兴奋，就在那天晚上我和艾琳·塞尔兹尼克共进晚餐。艾琳是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妻子，塞尔兹尼克是我在好莱坞的第一个制片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艾琳是很了解我的。我对她说：“艾琳，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名叫罗塞利尼的人的第二部片子，那是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我想写信给他。我演这种同一类型的美丽的传奇性的影片已经演了十年。现在我要

演一些现实主义的东西。我想演象《同胞》那样的影片。”

艾琳望着我就好象是我疯了。“你可不能那样做，”她说，“你就是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我不能那样做？”

艾琳没有回答。这是她的习惯，在她想好了要说什么之前，先长时间地望着你，一面动着脑筋。所以我就等待着。

“他会误解你的意思，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你不能只是说，‘听着，我要到意大利来……’”然后她望着我的脸，停了下来，然后又开始说道：

“等一下。也许你可以那样做。也许你是唯一能写这一类的信而不会被人误解的人。”

于是我写了这封我想写的信，我希望写得俏皮一点，不要流露出迫切之感。我说我能说很熟练的瑞典语和英语，刚刚开始学法语，对意大利语我只知道“我爱你”，这是因为我曾 在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凯旋门》中扮演一个意大利姑娘，她只说英语，直到她临死时，才轻声地向却尔斯·鲍育低语：“我爱你。”我认为这是一封轻松的信，回到好莱坞后，当我拿给彼得看时，他也认为可以。

亲爱的罗塞利尼先生：

我看过你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同胞》，并且对它们非常欣赏。如果你需要一个英语说得很好、德语还没有忘记、法语说得人家不太懂、对意大利语只知道“我爱你”的瑞典女演员的话，我准备来和你一起拍影片。

英格丽·褒曼

我把这封信带回好莱坞，因为我没有罗伯托·罗塞利尼的住址，也不认识知道他的住址的人，所以这封信就被放在一边

了。几星期以后的一天，我正在好莱坞的一条街上走着，一个男人拦住了我，要我的亲笔签名。当我给他签名时，他说：“你知道，我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我说：“那么你知道一个叫罗伯托·罗塞利尼的人吗？”

“当然啦，是的，他是我们伟大的电影导演。”

“你是不是能告诉我怎样才能在意大利找到他。他在哪儿工作？”

“当然可以。意大利，罗马，米纳瓦电影公司，在那儿肯定可以找到他。”

我回到家，找出那封信，把日期改了，在信封上写好意大利，罗马，米纳瓦电影公司，就寄出去了。

那封信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旅程，米纳瓦电影公司是一个制片厂，罗伯托经常在那里工作，但是他刚刚和公司里的人大吵了一架，正在进行诉讼。罗伯托最喜欢打官司了。每天早晨他拿起电话就想：现在我能找谁吵一架？所以当罗伯托和公司里的人象疯了似地吵过架之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坏到连话都不说。更糟糕的是，我信到的那天夜里，米纳瓦电影公司遭到了火灾，烈焰升空。除了一堆灰烬之外什么也没剩下。

于是在这里就给加上了一点诗意，因为当他们清理打扫失火现场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我的信。信烧得有些焦了，但还完好无损。米纳瓦电影公司的人拆开了它，并且读了信的内容。他们觉得这封信很稀奇：好莱坞的英格丽·褒曼写信给罗塞利尼说，“我要来给你拍片子，还有我爱你。”

于是他们打电话给罗伯托，说，“这儿是米纳瓦电影公司，罗塞利尼先生……”

可罗伯托说，“我不和你们讲话”，砰地把电话挂了。他们再给他打电话，而且这次话说得很快，“瞧，我们收到了给你的一封很特别的信……”

“我不要了。”砰！电话又给挂了。

他们第三次又打电话。

“信是英格丽·褒曼来的，写给……”砰！罗伯托挂电话的动作很快。打电话的是一个很固执的秘书，她又打了第四次电话。现在即使是罗伯托也明白，他必须说一句简短的回答把他们给堵回去。

“罗塞利尼先生……这封信……”

“我不要了，把它扔掉，不许再给我打电话。”砰！

如果他们那会儿就放手不管了，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见得到罗塞利尼。但是他们派人亲手把信送给他，罗伯托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他被迫看了一眼那封信，可能是美国的邮票或是好莱坞的邮戳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把莲娜·费莉叫了进来，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翻译工作都是由莲娜给他处理的，他问，“信上说些什么？”

莲娜翻译完了这封信，罗伯托脸上仍然保持着那副漠然的表情。

“怎么样？”莲娜问。

“这个英格丽·褒曼是谁？”

我认为你们应当知道这一点，罗伯托，作为意大利有数的名导演，有点怪脾气：他根本不喜欢演员；他也不那么真正爱好电影；他很少去看电影。

于是莲娜开始向他解释我是谁。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

莲娜还在继续努力：《间奏曲》……就是她成名的影片……和李思廉·霍华……那个英国演员？……”

“啊，”罗伯托做出了一个意大利式的大幅度手势，看起来就象是他要拥抱整个罗马圆形剧场似的。

“等一下……不是和李思廉·霍华……我看过的是瑞典拍的……是的……刚刚在大战结束之前……我在北方一个小城里……那时正在轰炸……没有人知道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或是他们双方都在轰炸我们……炸弹在到处爆炸，谁也受不了。我跑进最近的一处地方去躲避。那是一家电影院……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死在电影院里舒适的座位上更好的呢？电影院正在上映《间奏曲》这部影片。不错，我看了整整三遍。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姑娘或是这部影片……只是由于这次空袭的时间很长。她就在这部片子里……那个金发女郎？”

“是的，”莲娜耐心地说，“就是她，那个金发女郎，最好还是给她回个电报。”

* * *

电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送到贝弗里希尔斯，本尼迪特峡谷大路一二二〇号，彼得·林德斯特罗姆医生和英格丽·褒曼小姐的住宅。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它作为一份极为宝贵的礼物正巧在我的生日到达，使我极为激动。我梦想着要和你一起拍片，这是绝对真实的，从现在起，我将尽我所能以求达到这个目的。我还要给你写一封长信告诉你我的一切设想。我以敬佩的心情请你接受我的谢忱和最好的祝愿。罗伯托·罗塞利尼于罗马，埃克塞尔瑟饭店。

英格丽非常兴奋。彼得是无所谓。而罗伯托已经在为他要开始摄制的一部重要影片而向罗马各银行筹措资金了——他是和